

八两八,八两八,八两八。到了瑶人的寨子里,你才会知道什么是八两八。八两八是乌鸦的叫声。

# 乌鸦断案

马原

秋天是收谷子的季节,也是蚂蚱最忙碌的时间。萤火虫是蚂蚱的朋友,每到秋天它都会来帮蚂蚱的忙。天快黑了,萤火虫看出来蚂蚱没有收工的意思,就劝它该收工就收工。天黑了,我自己带着小灯笼可以找到回家的路,你可是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蚂蚱不肯,它想尽量多收一点。萤火虫只能陪着它。萤火虫把自己收到的谷子交给蚂蚱,蚂蚱一个人背了它们两个人的谷子,又累了一天,头晕眼花,很快就迷路了。它遇到了秧鸡,提出借宿一晚。秧鸡窝里有待孵的鸡蛋,蚂蚱发誓自己绝不会碰鸡蛋。好心的秧鸡允许了蚂蚱留宿。可是它们熟睡的时候被麝子的惊叫声吓醒。秧鸡的担心变成了现实,蚂蚱一脚蹬破了秧鸡蛋。秧鸡心疼地大哭,一定要蚂蚱赔偿。

乌鸦是大家公认的公平先生。蚂蚱认可它,秧鸡也认可它。双方同意由乌鸦来断案。乌鸦也不含糊,叫了麝子、大树、白蚂蚁、萤火虫几位来旁听。

蚂蚱,秧鸡好心收留你,你为什么要蹬破秧鸡的蛋?你是故意恩将仇报吗?

我怎么会恩将仇报呢?我已经很累,睡得很香,是麝子的叫声惊醒了我,我吓坏了,才不小心蹬破了秧鸡的蛋。

麝子,你为什么在半夜三更惊吓别人?

回乌鸦的问话,我已经睡着了,是大树忽然倒了,吓到了我。我害怕了,才会叫。



赵丽宏的《为母亲作画》,书名里藏着一个日常的奇迹:四色水笔,四颗红磁石,一块白板,年过百岁的失语母亲和坐在她床边的儿子。日复一日,他用磁石勾勒出金鱼、花朵、小船……画了擦,擦了画。这本书记录的,就是这些磁石画和画背后的往事。

这个题材极易流于煽情,或陷于沉重,但作者选择了更克制的路径。他几乎没有着墨于病榻前的狼狽与照护的艰辛,只是平静地记录:画水泡金鱼眼,母亲笑了;画三毛,母亲轻轻唤了一声;画万年青,母亲吐出人生最后三个字。那些令人不忍卒读的部分,被悉数留白。全书的动人之处,正藏在这种“不说破”里。

# 涂鸦

张宝林

醉索癖张未可追,临王摹米似相宜。兰亭茧纸千年圣,虹县风樯万世师。何幸舞勺瞻巨擘,几番谒庙访名碑。老来马腹无虚度,日日涂鸦乐不支。

编者按:阅读,让生活辽阔,让生活欣愉。芳菲四月,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施行后首个“全民阅读活动周”和世界读书日将至,我们邀请读者、写作者、领读者、读书会组织者等分享书香沁润心灵的故事。

找一个反对生活的理由,然后和生活对着干。你就会越战越勇。读书,这原本不该成为一个需要纠结的问题。但人间没有绝对的事物,总会因人而异。于我而言,最有滋味的阅读时光,却是从被家人明令抵制开始的。

我只读到初中二年级,便早早离开了校园。和天底下大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一样,在我的父母眼里,那时的课外读物是耽误学业的“闲书”,是被明令禁止触碰的。可哪里有抵制哪里就有渴望,记得为了能读

大树,你为什么要倒?我好好的为什么会倒?都是因为白蚂蚁,白蚂蚁咬断了我的根。我也没办法啊!

白蚂蚁,你为什么要去咬树根让树倒?我肚子饿啊!我的食物是木头,谁让树是木头呢?只要是木头就是我的食物。

好了好了,你们都在胡诌八扯。说到底不就是蚂蚱蹬破了秧鸡蛋吗?你给秧鸡造成了损失,赔秧鸡银子就是。秧鸡,你看看一枚秧鸡蛋值多少银子?秧鸡也没有概念,就随口说三两三钱。

少了少了,就,就,八两八!八两八好了!

那以后乌鸦的叫声就成了八两八。八两八!八两八!八两八!



# 月色

(布面丙烯)

金宇澄

# 当金鱼游出画板

陈思

然而,一个念头悄然浮现:这种高度提纯的唯美记录,是否也是一种温柔的遮蔽?细读书稿方知:那些被隐去的部分并未消失——母亲电话里的声音越来越轻,百岁后摔跤骨折,失语也在受伤后不久。它们只是被分散在往事的缝隙里,不声张,不抢眼。这种“不说破”,恰恰是作者最深的体恤。

“母亲久久凝视着写字板,那两条红色水泡眼金鱼,在白色的写字板上游动,仿佛要从那一片白色中游出来。”这一句,道出了这些画作的真实——它不在于是否忠实再现外部世界,而在于呈现了一个可以被观照、被感受的内在世界。当作者画金鱼时,他想起童年养鱼,“我趴在桌子边上,脸凑近玻璃缸,瞪大眼睛看着那条红色的金鱼。”母亲和他一起把脸凑近玻璃缸,笑着问:“你说,金鱼会想什么呢?”看与被看,相

隔数十年,又在金鱼前重新相遇。书中最动人的一幕,是画万年青。母亲已经一年不说话,那天午后,他照例坐在床边画。画完后,母亲注视着写字板,突然清晰地吐出三个字:“万年青。”那是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作者想起外公花园里种过很多万年青——母亲小时候,那两条叫“红猫”“蓝虎”的牧羊犬就在花园里,会根据指令做各种动作。那座有着哥特式尖顶的房子,后来成了废墟。废墟上长出的万年青,被画在白板上——画给从废墟里走来的人。

这种文字与图像的互文,贯穿全书。作者曾说自己“用文字作画”——他少年时梦想当画家,后来去乡村插队,只能在油灯下写日记,用文字描摹所见的一切,“如同绘画”。法国汉学家索尼亚娅的评价最为贴切:“他画他所写,也写他所画。”在《为母亲作画》中,这种特质尤为明显——文字

到闲杂的小说,我会偷偷藏起父亲的手电筒,钻进被窝里,举着手电筒悄悄地读,连翻页都怕发出声音。后来辍学,并非我不努力,也不是成绩差,阅读并没有影响我的成绩,而是那个年代最普遍的原因——贫困。我因贫困失学,却也因这困顿的生活,再次深深爱上了阅读。

1988年,我在沈阳的工地打工,每天起早贪黑,工资却只有三块五毛钱。那时候,路边随处可见旧书摊,书可以租,也可以买,可无论哪种方式,对拿着微薄薪水的小工来说,都是一种巨大的奢侈。于是我便寻了个近乎勤工俭学的方式,每天帮旧书摊打扫卫生,整理书籍,只为换取免费阅读的机会。每次捧起一本好书,都如饥似渴,恨不得一头钻进文字里。金庸、古

“夜光杯”创刊80周年之际,本人奉报社之命,筹策一个夜光杯作者致编者的书信展。其中,最早的信来自相声大师侯宝林。信,是给吴承惠的,写于1956年。当时,吴承惠是跑文化的记者。

信不长,照录如下:亲爱的承惠同志:

你好,沪上一别平安到京,请勿惦念。在沪时多蒙照顾在此致以亲切的谢意。在我们离开以后你是否又发稿了?如有请寄报来,我们座谈会上的照片是否洗好?能不能寄给我们一份,虽然我们离开

了上海,可是还要给你添麻烦。我想用个人的名义问你一件事,最近同行老师对我有没有不满?我们是老朋友如果发现我的缺点应该告诉我。北京有什么事需要我办,请来信告诉我。此致

亲切的敬礼 侯宝林

四月十日于北京 全体同志都叫我问候你,并委托你问小孙好。

熟悉侯宝林相声的朋友一定知道,他有好几个作品跟上海有关,他的上海话说得很不错,关于“洗头”和“打(汰)头”的包袱家喻户晓,他甚至说上海女性连吵架都“那么地好听”,他跟威雅仙学过越剧,也唱得颇有韵味。威雅仙后来撰文回忆,上世纪50年代,侯宝林来沪演出,“通过一位记者同志的介绍,在新雅饭店请我吃饭,向我了解越剧的唱腔特点,我也请他看了戏”。

这位记者,正是吴承惠。时间也正是1956年。另据黄永生回忆,连“上海说唱”之名,也是在1956年他去北京演出时侯宝林起的。

与图像,记忆与当下,母与子,彼此互为参照,互为文本。意义在文本的互动间生成,而非单向的叙述。

书的附录与正文同样构成一组互文:母亲收藏着儿子的每一本书,从早期诗集到晚近的散文,一本不少,有的还包着书皮。这些藏书和床边那些磁石画,彼此映照——她在读他的书,他在为她作画。

书末,有一张1999年的“家族影像”:作者穿着湖蓝衬衫,站在边角。全家人都带着笑意,只有他,眼里藏着什么——曾经想当画家的少年,后来“用文字作画”,再后来,用四颗磁石,为母亲作画。这张照片的下面,是作者为母亲所作的最后一幅画——燃烧的蜡烛与天使。两张图像构成本书最深一层的互文:它们相隔的,是母亲的一生。

画在白板上,终将被擦去。但那四颗红磁石不断变换——有时是眼睛,有时是果实,有时是太阳。它们很小,却足以让那条金鱼,从一片名为“遗忘”的白色中,奋力游出。

的日子里,我的外卖箱里,总会塞着一本书。有一回送餐途中,不小心打翻了一份麻辣烫,汤汁渗入书页,以至于书页粘连,至此我用手指数翻书的时候,终于领略了读书的滋味,那就是一种麻辣烫的味道。

一直以来,我都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的人,读书、写作从来只是爱好,而爱好,总要先服从于生活的。也正因为如此,我的阅读与写作,始终站在柴米油盐的对立面,在生活的夹缝里,可正因如此,反倒让我对文字的热度,愈发深沉,愈发珍惜。

后来,日子终究迎来了转机。2022年,我的诗在网络上被大家看见,收获了网友与媒体的关注;2025年,我更是有幸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,还先后出访美国、意大利,参加各类文

学活动。那些曾经不被看好的阅读与写作,终于迎来了属于它们的春天。

可每每回望走过的路,依旧感慨万千。生活本就应该有滋有味,无论外卖箱里是否有那碗打翻的麻辣烫,无论读书是否曾与生活对垒,那份对阅读、对文字的爱,从来都是发自内心的执着。这份纯粹的热度,总能让平凡的日子里,感受到满满的幸福与满足。

若要用一句话,总结我与文学这些年相爱相杀的过往,我想说:我没有能力改变生命的长度,但我一定有能力拓展生命的宽度,就是阅读。

寻找阅读,本身就是一场阅读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悦读·悦心·悦人 责编:郭影

# 侯宝林求批评

——报史拾贝之十

李天扬

坚持了几十年的南北戏曲界的交流,始于上世纪50年代。1951年、1956年、1959年,在上海有过三次大的交流活动。前引之信写于1956年的第二次南北交流之后。据《新民报·晚刊》当年的报道,侯宝林是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来沪的。交流日程如下:

3月13日上午,与上海戏曲界座谈,座谈会在上海市戏曲改进协会举行,主席周信芳虽然正在忙于电影《宋士杰》的拍摄,仍赶来出席并致辞。这样的座谈会,半个月里举行了三次。在第一、二次的座谈会上,发言的大部分是南方的滑稽演员。到第三次,侯宝林发言了。《新民报》报道说,“他又说又做,简直跟在台上说相声一样”。侯宝林信中间,“我们座谈会上的照片是否洗好?”即指此。

3月14日,与上海戏曲界一起预演两场,上午招待上海的文艺工作者,晚上招待工会的文教干部和驻沪部队的战士。

3月15日起,在新光剧场公演。

在《新民报》上写了题为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的精彩演出——记南北曲艺交流演出》的长篇报道的“王惟”,正是吴承惠。
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这次来沪交流日程很长,直至3月30日,他们还与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(即上海评弹团的前身)联欢,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演出交流,大轴,仍是侯宝林的相声。这天晚上,说唱团的演员们,在上海市文化局、市工联、市文联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晚会上,和几百名上海的业余曲艺活动分子、广播之友见了面。侯宝林作了“有关相声表演

问题的发言”。

如此这般,回到北京的侯宝林给吴承惠来信求批评,希望吴把同行的不满和他的缺点告诉他,应该不是客套话,是十分真诚的。侯宝林和吴承惠之间,并不仅仅是演员与记者的关系,而是知根知底的莫逆之交。

吴承惠在年过九旬之后,用很快的速度写了他的最后一本书《师徒追梦》。为这本书新写的,有十篇长文,记了他的十位老朋友,其中就有侯宝林。吴承惠写道,“白天老是坐着要打瞌睡”,“常常眯一会就醒,醒了还是瘫坐在那里七想八想,也常常想到侯宝林”。如此“追梦”,可见感情之深。这篇文章题为《侯宝林在上海》,书是2018年出的,不难找,在此就不再赘引了。吴承惠(署名秦绿枝)写得有感情、有见识、有细节,甚至有八卦,相当好看。在此算是为这本低调的书做了一次广告。

文章自然也说到了1956年的这次南北交流演出。3月15日首演,吴承惠去了,为了不打扰侯宝林,演出结束就走了。不料,第二天别人告诉他“昨天你怎么跑得这么快,侯宝林在麦克风里找你……”以后的十多天,吴承惠“差不多每晚都在陪侯宝林”,演出过后还在一起去吃宵夜。如此,侯宝林信里说的“在沪时多蒙照顾”,也同样是实话。前不久,侯宝林的再传弟子郭德纲的“德云社”在上海开张,竟也引发热议,甚至有“北方相声来抢上海滑稽地盘”之说,实在是太滑稽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读一读70年前侯宝林“求批评”的信,是颇有益处的。

3月24日是草婴先生的诞辰。草婴原名盛俊峰,浙江镇海人,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,以翻译俄罗斯文豪列夫·托尔斯泰小说闻名,其译著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读者群体。2015年草婴先生去世。盛天民老师在处理完丈夫的追思会后,以她多年出版社编辑的工作经验的眼光,筹办起草婴的身后事。上海文艺出版社承揽下草婴译著全集的编辑工作,完成了她的第一个心愿。后来草婴先生多年积累的版税被捐赠给上海外国语大学,成立了面向全国俄语高校的“草婴外国文学翻译基金”,至此她的第二个心愿如愿完成。盛天民主编出版了《疾风知劲草——草婴纪念集》,并陆续从全国各地收回了六百余件与草婴相关的物品,满足了草婴书房和草婴文献馆的展陈要求。2019年草婴书房对外开放,同年草婴读书会成立。前不久,草婴读书会南通分会成立。江南又逢春雨,思念无声。草婴先生和天民老师,仿佛从未离开。

问题的发言”。

如此这般,回到北京的侯宝林给吴承惠来信求批评,希望吴把同行的不满和他的缺点告诉他,应该不是客套话,是十分真诚的。侯宝林和吴承惠之间,并不仅仅是演员与记者的关系,而是知根知底的莫逆之交。

吴承惠在年过九旬之后,用很快的速度写了他的最后一本书《师徒追梦》。为这本书新写的,有十篇长文,记了他的十位老朋友,其中就有侯宝林。吴承惠写道,“白天老是坐着要打瞌睡”,“常常眯一会就醒,醒了还是瘫坐在那里七想八想,也常常想到侯宝林”。如此“追梦”,可见感情之深。这篇文章题为《侯宝林在上海》,书是2018年出的,不难找,在此就不再赘引了。吴承惠(署名秦绿枝)写得有感情、有见识、有细节,甚至有八卦,相当好看。在此算是为这本低调的书做了一次广告。

文章自然也说到了1956年的这次南北交流演出。3月15日首演,吴承惠去了,为了不打扰侯宝林,演出结束就走了。不料,第二天别人告诉他“昨天你怎么跑得这么快,侯宝林在麦克风里找你……”以后的十多天,吴承惠“差不多每晚都在陪侯宝林”,演出过后还在一起去吃宵夜。如此,侯宝林信里说的“在沪时多蒙照顾”,也同样是实话。前不久,侯宝林的再传弟子郭德纲的“德云社”在上海开张,竟也引发热议,甚至有“北方相声来抢上海滑稽地盘”之说,实在是太滑稽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读一读70年前侯宝林“求批评”的信,是颇有益处的。

3月24日是草婴先生的诞辰。草婴原名盛俊峰,浙江镇海人,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,以翻译俄罗斯文豪列夫·托尔斯泰小说闻名,其译著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读者群体。2015年草婴先生去世。盛天民老师在处理完丈夫的追思会后,以她多年出版社编辑的工作经验的眼光,筹办起草婴的身后事。上海文艺出版社承揽下草婴译著全集的编辑工作,完成了她的第一个心愿。后来草婴先生多年积累的版税被捐赠给上海外国语大学,成立了面向全国俄语高校的“草婴外国文学翻译基金”,至此她的第二个心愿如愿完成。盛天民主编出版了《疾风知劲草——草婴纪念集》,并陆续从全国各地收回了六百余件与草婴相关的物品,满足了草婴书房和草婴文献馆的展陈要求。2019年草婴书房对外开放,同年草婴读书会成立。前不久,草婴读书会南通分会成立。江南又逢春雨,思念无声。草婴先生和天民老师,仿佛从未离开。

寻找阅读,本身就是一场阅读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悦读·悦心·悦人 责编:郭影

悦读·悦心·悦人 责编:郭影

悦读·悦心·悦人 责编:郭影

悦读·悦心·悦人 责编:郭影

悦读·悦心·悦人 责编:郭影

悦读·悦心·悦人 责编:郭影

悦读·悦心·悦人 责编:郭影

悦读·悦心·悦人 责编:郭影

悦读·悦心·悦人 责编:郭影

悦读·悦心·悦人 责编:郭影

悦读·悦心·悦人 责编:郭影

悦读·悦心·悦人 责编:郭影

# 芳草萋萋又清明

远方

